

从民俗看绛州锣鼓在民间的生存发展

杨高鸽

(运城学院 音乐系, 山西 运城 044000)

摘 要:绛州锣鼓与当地民俗相伴相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前民俗环境相对稳定,绛州锣鼓长期在各类民俗活动中表演,承担着与这些民俗活动深厚的文化内涵相适应的社会功能,并形成独特的表演形态。之后绛州的民俗活动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绛州锣鼓的发展也受到较大冲击,其社会功能、表演形态等也发生了改变。因此,保护与发展绛州锣鼓需从民俗活动等整体文化环境入手,而非仅仅保护其艺术本体。

关键词:民俗;绛州锣鼓;庙会;迎神赛社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008(2009)02-0027-04

绛州锣鼓,即流传在山西绛州的锣鼓表演,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文献记载绛州锣鼓在清乾隆年间既已兴盛。经过长期的发展,绛州锣鼓积累了丰富的曲牌、多样的演奏技巧及表现手法,尤其是能够运用丰富的民间锣鼓乐汇将人物、动物、事物的形象诉诸视听,成为山西省最具特色的锣鼓乐种之一。绛州锣鼓的代表锣鼓乐有花敲鼓、穿箱锣鼓、车鼓。

民间艺术与民族一直都是相伴相生、共生共存的关系,绛州锣鼓自然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环境及文化语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民间音乐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甚至面临着消亡的危机。绛州锣鼓虽然近些年由于“绛州鼓乐艺术团”的成功,在城市的舞台上有了较好的发展。但流传在民间的绛州锣鼓,也遭到了社会变化所带来的冲击,很多村庄的锣鼓乐都面临着衰落的危机。由于民俗既是民间音乐的生存基础又是其生存发展的载体,因此笔者从绛州锣鼓所参与的民俗活动的变化考察其随之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继而思考保护与发展绛州锣鼓应注意的问题。

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前绛州锣鼓参与的民俗活动

绛州锣鼓长期以来在各类民俗活动中表演。这些活动有:庙会中的迎神赛社、春节社火表演、丧葬仪式、祈雨、驱邪等等。

1. 庙会中的迎神赛社

“庙会是一种以某个庙宇为依托,在规定的日期里公开举行的群体性活动;这种活动总是以祭祀神灵为中心,并伴有商业贸易、文艺表演、休闲娱乐等多种形式。”^[1]“迎神赛社”也叫“迎神赛会”,是民间信仰习俗,含春祈秋报之意,以仪仗、鼓乐、杂戏方式周游于街巷酬神还愿,以表达民间百姓的祈福喜庆之愿。^[2]迎神赛社是庙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说民间迎神赛社等民俗活动是民间表演艺术赖以生存和充满着生命原动力的一座历史舞台。

绛州位于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的黄河三角地区,史称“襟带”之地,“控带关河,辅翼汾晋”,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由于经贸的发展,县城内各行业组织的庙会凡有三十余,临近农村也都有频繁的庙会活动。这些庙会的迎神赛社活动中各种形式组成的竞赛团体无不力求表现以期胜场,而锣鼓由于自身具有祈福、消灾的功能,因而具有太平乐、吉庆乐的性质,只要有节庆就可出动取乐。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的《直隶绛州志》记载:“岁时社祭,夏冬两季,又乡镇多香火,扮社鼓演剧……”清末民初《新绛县志》中也说:“每逢赛社之期,必演剧数日,扮演各种故事,如锣鼓……”这都反映了当时锣鼓乐在民间节俗中盛行的实际情况。

下表为绛州县城一年中的各项行业庙会与农村庙会,新绛县庙会的繁盛程度,可从中窥见一斑。

收稿日期:2009-05-28

作者简介:杨高鸽(1982-),女,山西闻喜人,运城学院音乐系助教。

表1 行业庙会一览表

日期	庙会名称	组织者
正月初八	火神庙会	县商务会
正月二十九		
二月二十九		
正月初八	罗真庙会	理发行
七月十三		
正月十五	三官庙会	茶社
七月十五		
十月十五		
正月二十九	火神庙会	花店、火柴业
二月初五	老君庙会	五金会
三月初三	药王庙会	医药行
清明节	轩辕庙会	缝纫业
四月初一	财神庙会	钱行
五月初七	鲁班庙会	泥木匠行
腊月二十		
六月初六	王爷庙会	磨坊
	太王(李冰)庙会	桥渡
	唐明皇会	戏剧界
	府君庙会	民间
六月二十四、九月九	葛梅仙翁会	颜料行
六月二十五	雷祖庙会	饮食业
七月二十二	关爷庙会	杂货行
	马王庙会	民间
八月十三	詹王庙会	筵席业
八月二十	恒侯庙会	屠宰业
九月初八	杜康庙会	制酒业
九月十六	嫫祖庙会	机织业
九月二十	蔡爷庙会	造纸行
九月三十	皮神庙会	皮毛行
冬至节	文庙会	文具行
		文教界

表2 农村庙会

日期	庙会名称	日期	庙会名称
正月初九	三泉庙会	正月十五	裴村庙会
三月二十八		正月二十一	刘建村庙会
正月二十	席村庙会	二月初二	阳王乡庙会
正月二十四	冯古庄庙会	二月初四	王庄村庙会
二月初二	双陀村庙会	三月十三	洋掌庙会
三月初八	北苏村庙会	三月二十五	南北行庄庙会
四月初八		四月初十	
三月二十三	席村庙会	清明节	古堆娘娘庙会
三月初十	古交新庙会	四月十八	
七月初十		八月二十四	
八月初十		十一月二十四	
十月初一		三月十八	张庄九官庙会
十二月初八		九月十八	
三月十五	赵村泰山庙会	七月二十二	西张汉王庙会
三月二十八	北张庙会		

庙会以祭祀神灵为核心内容,民众在社火表演

中也大多抱着祈愿的心理参与其中。因此,绛州锣鼓中遗存了许多神灵崇拜的内涵,比如:

花敲鼓中的24面鼓代表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同时演奏的曲牌数目也是24路,与二十四个节气相对应,以求风调雨顺,年年丰收,蕴含着祈求自然周期的合理运转和祈盼风调雨顺等观念;四个舞者所持的两副梆子、两个拍板分别象征牛、虎、狮子、麒麟四兽,这似乎又是原始图腾崇拜的遗存;穿箱锣鼓中的领队手举竹竿子,上挑野鸡,表现了对主乐星宿神的崇拜。^①

2. 春节期间节日喜庆社火

在新绛,每逢春节前后,各村自发组织打锣鼓,以示庆贺。这一传统历史久远。那么,新年前后打锣鼓的活动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自入此月(按即十二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伙,装妇人鬼神,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为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可见新年锣鼓带有‘祛鬼邪’、‘避瘟神’、‘送穷’等‘除祸降福’的作用。”^[3]

当然,所谓“蛰者思启,闷则思嚏,劳则思休,困则思散”,人们辛苦了一年,在此期间需要安排娱乐活动使身心得到休息与调节。

3. 祈雨

绛州传统锣鼓也用于祈雨的活动。中。比如,寨里村每年八月初一都要举行大型的活动,敬“龙王”。八月初正是种麦的时节,他们敬“龙王”为了祈雨。在这个活动中,表演“阴阳锣鼓”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

古代,祭雨神就必须用鼓。早在《诗经》中就有民间用锣鼓祈雨的记载:“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3]“雷神”通常是祈雨中的祭祀对象,而“鼓”与“雷”有密切的关系。所谓“雷,天之鼓”,“雷声隆隆者,连鼓相扣之音也”。……鼓在先民心中被当作春分之音,此如《风俗通义·声音篇》所称:“鼓之以雷霆,圣人则之,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万物郭皮甲而出。”简单地说,春分之音就是雷声。一般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天上才会吼雷打闪。鼓之所以大多以木为身,也因“木革之声则若雷”。^[4]

中国古代效法《周易》中的八卦把乐器分为八

① 冀星,是二十八宿中南方朱雀七宿的第六宿,由二十二颗恒星组成。其状如雏鸡欲从天降,呈展翅飞状……战国时石申的《天文》中说:‘冀,天乐府也。’《晋书》《隋书》《宋史》的《天文志》也都说:‘冀二十二星,天乐府也,主俳倡戏乐……由此可知,我国自古以来就将天上的冀星和人间的乐声联系在一起,认为冀主乐、主俳倡、主戏娱,且是一位战神。也可以说,冀星其实就是人间乐神戏祖按迷信观念对应占有的星座。

音。如图：

图表 3：^[3]

八 卦	乾(☰)	兑(☱)	离(☲)	震(☳)	巽(☴)	坎(☵)	艮(☶)	坤(☷)
自然现象	天	泽	火	雷	风	水	山	地
方 位	西北	西	南	东	东南	北	东北	西南
季 节	秋末冬初	秋	夏	春	春末夏初	冬	冬末春初	夏末秋初
古乐书八音	祝、柷	柷	弦	鼓	?	埙	管	?
《白虎通》八音	馨	柷	琴	鼓	箫	笙	祝	埙

从八音与八卦的对应关系来看,鼓正好是震卦,方位在东方,为春季。因此,祈雨用鼓可谓是顺理成章。

另外,罗艺峰教授的《中国西部音乐论——生成与背景》中提到“祈雨之俗,在上古还含有男女交合可生云雨的内涵。”并提到在很多地方祈雨的风俗中都隐含有阴阳交合的做法。^[5]而寨里村把它们的锣鼓正好称为阴阳锣鼓,而且两组鼓一组为阴,一组为阳,阴鼓比阳鼓稍大,似乎也隐含此意。

4. 丧礼中的锣鼓

从丧礼中的仪式安排来看,锣鼓乐主要用在“震灵”、“震头锣鼓”、“出殡”与“震室”这些环节,可见锣鼓乐的作用直接与驱魂、辟邪有关。

5. 正月初一震新房

鼓具有神秘威力、可驱邪镇鬼的观念始终伴随着鼓文化的发展。新绛县还有这样的传统,如哪家有刚盖好的新房,要在正月初一这天请锣鼓队来震一下。这样邪气才不会侵入,鬼怪也望而生畏,不敢作祟。在晋南其它县的农村也有过年期间请锣鼓队震院子的习俗。

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民俗活动的变化

尽管民俗事象具备传承性的特征,民俗通常都会在民众中被人们反复遵照,不断重复。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民俗也会发生变异。20 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打破了以往传统习俗相对封闭的状态,在这个特殊的背景下,绛州锣鼓所参与的民俗活动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使原来依附于其上的绛州锣鼓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首先庙会活动明显减少,且举行庙会的时间也有所变化。从上文两个图表来看,绛州几乎一年四季都有庙会活动,但目前新绛县的庙会大多在春节前后进行。同时保留下来的庙会也取消了“迎神、送神”这类活动。新绛县祈雨活动也几乎灭绝。庙会活动的减少使绛州锣鼓减少了生存的空间,这自然会影响到绛州锣鼓的生存与发展。笔者在采风时很多村庄的锣鼓队组织者都谈到了由于目前大多锣

鼓乐通常在春节期间表演,每次表演完以后锣鼓就收起来等下一年再排练。表演时间的减少使队员容易遗忘所学的曲牌,再加上锣鼓队人员流动性比较大,下一年又得从头学起。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排练时间少,队员很难学会所有的曲牌,很多锣鼓队只能演奏三四个曲牌,这样造成了许多锣鼓曲牌的流失。

其次,民俗活动的变化也使以往绛州锣鼓的社会功能发生了变化。从以上绛州锣鼓所参与的民俗活动及文化内涵来看,以往绛州锣鼓在这些民俗活动中所体现的社会功能以悦神、祈福、娱人为主,但庙会中“迎神、送神”以及祈雨等带有祭祀神灵、春祈秋报性质活动的消亡,使绛州锣鼓以往在这些活动中所具有的祈福、消灾、娱神等功能就渐渐弱化,审美、娱人等功能逐渐加重。少了“迎神、送神”的活动,庙会就不再属于迎神赛社春祈秋报的信仰性质,而是春节期间群众的自娱活动。由于庙会的性质发生了改变,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庙会中表演的名称由“迎神赛会”变为“社火调演”;庙会的组织者也由“神头”、“神案”等人物,变成了政府行政单位的领导;庙会中的民间艺术表演场地由原来在神殿前换成了政府单位门口设的主席台前等等(或称为“观礼台”)。祈雨活动的消失也带来了绛州锣鼓的变化。如新绛县寨里村以前都是于每年播种小麦前的八月初安排村节,在这一天要打“阴阳锣鼓”用来祈雨。但祈雨的活动消失后,寨里村的村节改到了正月十七(变为春节喜庆的性质)。同时,他们村表演的“阴阳锣鼓”经过改编后名称也改为“欢庆鼓”(有时也称“花敲鼓”)。“阴阳锣鼓”重在祈雨功能,活动的核心是围绕敬神的展开。“欢庆鼓”则重在表现喜悦心情的锣鼓自娱活动,相对于前者来说表演成为它的主要文化性质。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绛州传统锣鼓也实现了功能的转换,即由娱神、祈福等功能为主转为以审美为主。这种功能变化对绛州锣鼓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因为娱神、消灾、驱邪等功能是以往支撑着绛州锣鼓生存的信仰基础与价值基础,当这些基础失去以后,后果可想而知。但也不能因此而推论以上娱神、祈福等社会功能的弱化必然会带来绛州锣鼓的衰亡,因为审美功能的提升又给绛州锣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既然人们对于绛州锣鼓增加了审美上的需求,保护与发展绛州锣鼓就应该在提高它的审美功能上加大力度。那些面临消亡处境的个别村庄的锣鼓正是由于没有提升其审美性这一点上做相应的改进,无法满足人们审美需求的变化,因此在人们信仰基础与价值观念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自然可以生存下去的基础。

除了这个变化以外,绛州锣鼓目前增加了追求经济效益的功能。传统锣鼓表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无论是参加社火表演还是参加丧礼基本上都是无偿的,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后,追求经济效益成了绛州锣鼓表演的功能之一。有些村庄开始对参加社火表演的人给予经济补偿。丧礼中,主家必须给锣鼓队一定的经济报酬(一般是二、三百元)。参加庆典或开张是支付报酬最多的活动。再加上由于绛州鼓乐艺术团为代表的表演团体走文化产业获得了成功的影响,以及新绛县文化工作部门由此而推出的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致使新绛县出现了许多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的锣鼓队表演团体。这一队伍的出现,也带来了锣鼓表演者的心理变化。因为有很多团体支付报酬请他们去表演,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他们的心理逐渐发生了变化,经济意识也随之形成。笔者在采风的时候,有些村庄的村民显得非常的敏感、谨慎,反复盘问笔者的调查目的,比较保守,不愿意把自己的东西示人。由此可见,他们已经不把他们平时只是用来作为热闹的锣鼓看成一个娱乐项目,而把它看作了可以赚钱的营生,害怕别的村庄“盗取”他们的锣鼓牌子或表演技巧。

三、对保护与发展绛州锣鼓的思考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使绛州的民俗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绛州锣鼓同时也受到了较大的冲击,甚至个别村庄的锣鼓乐都面临着衰亡的危机,因此保护与发展绛州锣鼓也迫在眉睫。“适应”是一种文化生存最为关键的因素。而且“文化适应也同时与文化选择相关。没有主动选择的行为,尤其是当社会文化环境发生重大或较快的变异时,就会因难以适应社会发展进程而逐步衰落或者消亡。”^[6]因此,保护绛州锣鼓不能原封不动地保护,而应根据民俗以及社会功能的变化来帮助其作出正确的“文化选择”,使其“适应”这些变化,获得继续发展的生命力。鉴于以上的考察,笔者认

为应从以下方面注意对绛州锣鼓的保护:

1. “音乐传统依附于民间礼俗而延续,保护民间礼俗,也就是真正意义上保护我们的音乐传统。”^[7]因此,需要保护各类庙会活动,并鼓励锣鼓乐在这些庙会活动中演出。庙会时间也应散布一年的各个季节,不应全部集中在春节。

2. 各个锣鼓队应努力提高其审美特性,并创作更多的新锣鼓乐曲牌,满足群众的审美需求,争取更多的听众。

3. 政府鼓励发展文化产业,提高锣鼓队的经济效益,为其发展获取更好的经济基础。

民间音乐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是一个复杂而又艰难的工作,笔者仅从民俗的变化考察了对绛州锣鼓的一些影响,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想找到最好的保护发展它的办法,还需从多个方面思考。笔者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使绛州锣鼓这一乐种始终保持永久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顾希佳. 社会民俗学[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
- [2] 乔润令. 山西民俗与山西人[M]. 北京:城市出版社, 1995.
- [3] 严昌洪, 蒲亨强. 中国鼓文化研究[M]. 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7.
- [4] 王秦安. 说鼓拾零[J]. 研究与辅导, 1998(2).
- [5] 罗艺峰. 中国西部音乐论——生成与背景[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1.
- [6] 修海林. 关于民族音乐的再生与选择的思考[A]. 薛良编. 民族民间音乐工作指南[C].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4.
- [7] 项阳. 当下传统音乐与民间礼俗的依附与共生现象[J]. 音乐研究, 2005(4).

【责任编辑 马 牛】